

德语文学大师典藏

Rainer Maria
Rilke



布里格手记

Brigg Notes

[奥] 里尔克 / 著
林克 / 译

△ 《布里格手记》是里尔克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 现代存在主义的先驱作品之一

若尘世将你遗忘，对沉静的大地说：我流动。

对迅疾的流水言：我在。



德语文学大师典藏

Rainer Maria
Rilke



布里格手记

Brigg Notes

[奥] 里尔克 / 著
林克 /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里格手记/ (奥) 里尔克著; 林克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220-10457-2

I. ①布… II. ①里…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
—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1195 号

BULIGE SHOUI

布里格手记

(奥) 里尔克 著 林克 译

策划组稿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印制

张春晓
张春晓
张 妮
祝 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143mm×208mm
11
190 千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0457-2
55.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目 录 Contents

布里格手记 /001

附录 /295

附录 | 德文版编后记 /297

《手记》 作为里尔克中期创作的一个部分 /297

《手记》 的纲领——改变：“谁使自己变新而

可以不先打碎自己” /301

小说的三个部分及其示例上的关联 /310

作为现代派小说的 《手记》 /314

附录 2 致于勒维的书信 /322

附录 3 致莎乐美的书信 /330

附录 4 致赫普纳的书信 /337

——
布里格手记
——

1^①

9月11日，图利耶街^②。

就这样，也就是说人们来到这里，原为求生^③，我倒是以为，这里在自发死去。我在外面待过。我看见了：医院。我看见一个人，他跌跌撞撞并倒了下去。人们围聚在他身边，剩下的事便不用我操心了。我看见一个孕妇。她沿着一道热烘烘的高墙艰难地

① “事物 [……] 通过一切感官侵入马尔特身内：先是眼睛，然后是耳朵，他只是学习使用感官。他学习看，他也学习听：在那里的，和尤其不在那里的：声音、图像和人的不在场……有时候恰是这种不在场给了他事物的密码。”——在同他的法文译者莫里斯·贝茨的一次谈话中，里尔克这样解释前三篇记录。（语出贝茨）——德文版编者注。以下未注明者均同。

② 1902年8月28日来到巴黎后，里尔克直到10月初都住在图利耶街11号一家廉价旅馆里（Quartier Latin）。9月11日他给罗丹写了一封长信并在信中表示，从现在起他要按照罗丹的座右铭“勤奋工作”去生活和工作；这个艺术上和生存上的新的开始或可说明标出日期的理由。

③ 参阅里尔克1902年8月31日写给妻子的书信：“巴黎 [……]，在这里 [……] 生存欲望比别处更强烈。[……] 生存是某种宁静的、宽广的、单纯的东西。生存欲望则是匆忙和追逐。这种欲望：拥有生命，立刻，完全，在一个时辰中。巴黎这般充满此欲望，因此这般贴近死亡。这是一个陌生的、陌生的城市。”

挪动，时不时去摸一下墙，好像要使自己确信是否它还在那里。是的，它还在那里。墙后面？我查了查地图：产科医院^①。好的。会有人给她接生——这个有人会。再往前，圣雅克大街，一座圆顶大楼。地图上标明仁慈谷，军医院^②。这个我本来不必知道，但知道了也无妨。街道开始从四面八方散发出气味。拿可以辨别的来说，有碘仿的气味，生煎土豆丝的油脂味，恐惧的气味。所有城市夏天都散发出气味。随后我看见一幢患奇特的白障眼盲的房子^③，地图上找不到，但大门上方仍可清晰地认出：夜间收容所。门边有价格。我看了看。不贵。

还有什么？一个幼儿在停着的童车里：胖乎乎的，脸色发绿，额头上有一片明显的斑疹。斑疹显然已近乎痊愈，不再疼痛。幼儿睡着了，嘴张开，呼吸着碘仿、生煎土豆丝和恐惧。情况就是这样。紧要的是，人们活着。这便是紧要的事。

① 原来是一个修道院，从 1790 年起改为军队医院。

② 原文中出现了不少法语词句，译文以楷体字表明，以下均同。——译注

③ 当指窗户都挂着白色窗帘。——译注

我改不掉打开窗子睡觉的习惯。有轨电车叮当疾驰穿过我的房间。汽车从我头顶上驶去。一扇门自动关闭。某个地方一块玻璃哗啦啦掉到地上，我听见大碎片哈哈地笑，小碴儿哧哧地笑。随后突然从另一边传来沉闷的、封闭的响声，在房子里面。有人爬楼梯。走来，不停地走来。站住，站了很久，过去了。又是街道。一个姑娘尖叫：别说了，我不想再听。电车非常激动地开过来，从头上过去，越过一切远去。有人呼喊。有些人奔跑，互相追逐。一只狗在叫。顿时感觉轻松了：一只狗。天快亮时甚至有只公鸡打鸣，真是莫大的宽慰。随后我一下子睡着了。

这些是声响。但是这里有某种更可怕的东西：寂静。我相信，在巨大的火灾现场有时会冒出这样一个极度紧张的瞬间，喷射的水柱越来越低，救火队员不再攀爬，也无人动弹。上面有一道黑乎乎的横线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一堵高墙，墙后窜出火焰，慢慢倾侧，没有一点声音。众人肃立并等待，双肩耸起，一张张脸只剩下紧锁的眉头，等待那恐怖的打击。这里的寂静就是这样。

我在学习观看。我不知道原因何在，一切都更深地进入我体内，并未停留在以往每次终止之处。我有一个我从不知晓的内部。现在一切都去向那里。我不知道那里发生着什么。

我今天写了一封信，当时我忽然发觉我在这儿才待了三周。三周在别的地方，譬如在乡下，大概如同一天，这里已是数年。我也不想再写信了。为何我该告诉某人，我正在改变自己？如果我在改变自己，那我可就不再是从前的我，就跟迄今为止有所不同，所以很清楚，我没有任何熟人。而给陌生人，并不认识我的人，我是不可能写信的。

我已经说过吗？我在学习观看。是的，我刚开始。学得还很差。但我要充分利用我的时间。

比方说，我从未意识到究竟有多少张脸。有许许多多的人，但还有更多更多的脸，因为每个人有好几张脸。有些人常年戴着一张脸，当然它渐渐用旧了，变脏了，有皱纹的地方裂缝了，慢慢撑大如旅行时戴过的手套。这是些节俭老实的人；他们不换脸，他们从不让人清洗它。它还蛮好的，他们声称，谁能向他们证明情况相反呢？现在自然需要考虑，他们既然有好几张脸，剩下的又拿来派什么用场呢？他们保存起来。留给自己的孩子戴。但偶尔也会遇见这种情况，他们的狗戴着这些脸外出。怎么不行呢？脸就是脸。

其他人戴脸则快得惊人，一张接一张，把它们戴破。起初他

们觉得脸永远都有，可他们还不到四十；那时就只剩最后一张了。这自然是个悲剧。他们不习惯珍惜脸，最后一张脸一周后磨穿了，有些孔孔眼眼，许多地方薄得像纸一样，到那时衬里也渐渐露出来了，非脸，而他们以此四处转悠。

但那个女人，那女人：她全身缩成一团，头埋进双手里。那是在乡村圣母院大街的拐角处。我一看见她，就放轻了脚步。穷人沉思的时候，不该打扰他们。没准儿他们就会想出办法来。

那条街简直空荡荡的，它的空虚感到无聊，便夺去我脚下的步子，拖着它噼啪闲逛，这边那边，像踩着木屐。那女人大吃一惊，上身仰起来，太快，太猛烈，以至于脸还留在双手之中。我能看见它躺在里面，它那凹陷的模型。我费了天大的劲儿，目光才停留在这双手掌上而不去瞅从那里撕开了什么。我害怕从里面看一张脸，但我却加倍畏惧那个赤裸裸的受伤的没有脸的头颅。

我感到畏惧。对付畏惧人们得做点什么，一旦有了畏惧。在这里生病是很讨厌的，若是有人想起个主意，把我弄到上帝宾馆^①里面去，我一定会死在那里。这个宾馆是个舒服的宾馆，客流如潮。谁想仔细观赏巴黎大教堂的正面，而不冒此风险，随时都可能被必须尽快横穿那里的开放广场并驶入宾馆的许多车辆碾倒，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是些小公共汽车，喇叭响个不停，就连萨冈公爵^②恐怕也得让自己的马车停下，当这样一个小小的垂死家伙^③非得径直入住上帝宾馆不可。垂死者都偃头偃脑，而整

① 一家大医院，原来是女修道院的楼房。里尔克在此以这个名字有所影射。

② 世纪之交巴黎的著名贵族（1837—1910）。

③ 当指上面提到的小公共汽车。——译注

个巴黎交通中断，当那位出自殉道士街的大女士旧货商^①驱车前往某个城市广场。人们可以注意到这些该死的小汽车都有特别诱人的乳白色玻璃窗，不难想象窗子后面最绝妙的垂死挣扎；对此，一个女管家的猜想就已足够。要是人们有更多的幻想力并朝其他方向发挥，那猜测简直漫无边际。可是我也看见过敞篷出租车驶来，车顶掀开的计时出租车，按通常的定价行驶：每个垂死小时两法郎。

^① 大女士：Madame Legrand，音译为勒格朗女士，法国的一个常见姓氏，这里与前面提到的贵族形成对照。

这家优异的宾馆十分古老，早在克洛维国王时代就有人在里面的几张床上死去。现有 559 个床位给人死。当然成批制造。产量如此巨大，单个的死亡就无法妥善筹办，但也无关紧要。批量可取而代之。今天谁还在乎一种精心制作的死亡呢？没有谁。富人本来有实力，可以周详地死去，但就连他们也开始变得马虎，随随便便；这个愿望——拥有一个自己的死亡^①，已经越来越稀罕。再过一阵儿，它就会像一个自己的生活一样稀罕。上帝，这便是这里的一切。人们到来，人们找到一个生活，完事了，人们只需把它套到身上。人们愿意走或者被迫这样——现在，毫不费力：这里是您的死亡，先生。人们死去好像它来得正是时候；人

① 参阅附录，德文版编后记第 311 页注释 2。

们死那个死亡，它属于人们患有的疾病（因为从人们了解所有疾病以来，人们也知道，形形色色致命的完结是属于疾病而不属于人；病人可以说无事可做）。

疗养院里真是死得这样欢喜而且怀着对医生和护士这样深厚的感激之情，在那里，人们也是死一种由机构处理的死亡；这为人所乐见。但若是死在家里，选择豪门望族那种讲究的死亡则是自然而然，一流的葬礼仿佛此时就已随之开始，还有一整套美到极致的葬礼习俗。那时候穷人们守在这样一户人家门前大饱眼福。他们的死自然是平庸的，没有任何繁文缛节。要是得到大致合身的一个，他们就满意了。它不妨宽大一些：人总还要长一点。只要它没有耸到胸口上或卡住脖子，宽大就是必要的。